

序

原创 何妨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

这部小说的构思完成于2020年至2021年春

之间。我从2020年的秋天就开始构思，从一开始简简单单的两个人的对话，最后越想越长，越写越刹不住尾，然而多事之秋，最终停滞。

我发现我似乎不能够把自己代入到一个未知领域中去，比方说那些我从未描写过的关于“暴力”“色情”“黑暗”“嫖赌”之类的话题，这点巴尔扎克大小仲马他们没有经历过都能够写的得心应手。我更没法像曹禺那样高尚为了写《日出》能去倾听妓女的一段生活。

可生活中，尤其是高于生活的艺术文学中是少不了这些的。**所以我描写的内容可能会不止一次地突破下限，不要惊讶，那是我听过的见过的几乎感受过的一些事情，但终究还是没感受过。若你觉得下流或可怖，那恰恰是我描写的深入人心的体会。**

小说内容分为两条线，一条为“我”坐上了一辆去往南方的火车，途径家乡恰与朋友“无良”同行，一路上通过大量的对话内容来回忆反思过往几年的所为。他为了去南方寻找一个相谈甚欢多年的姑娘，我是为了踏上那片从未涉足过的土地而去的。这条线姑且称之为火车线。

另一条线即是从我小学遇到“刘恩有”开始，到创立帮派，与“高曼曼”“潘婷婷”等相识相错，从小学，讲到现在。这条线就叫他小学线吧。

火车线的对话内容会反映小学线的种种故事和人物，并对过往的岁月进行反思。小学线的故事每一件都可能是我为什么会踏上这列火车的原因。

相辅相成，互为表里吧。

火车线可能有七八万字，小学线也有六七万字，十五万字，二百多页，够了。

当然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还有一篇中篇小说《春天的气息》和一部话剧《演技派》，篇幅都不过万字，它们很有可能融入到长篇小说中去。

书名定为《一直行到白云深处》，这个“白云”或许之前想过有其他的意味，不用过度解读，现在它只表达火车的终点站是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。

仅此而已。

不管写的散文短篇中篇还是这个即将要写的长篇，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“我”，这个“我”并不是真实的我，他只是我塑造的一个能够合理表达心中想法的一个人物。**我习惯了第一人称叙事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我并不习惯以第一人称过活。**

细数我描写过的人物，他们有歌儿、无良、飞哥、刘恩有、高曼曼、白条鸡、文彬彬、邢洁、徐贝贝、马飞扬、螳哥等等。

即将描写的还有潘婷婷、白磊等一些我还没有起好名字的人物。

我从来没有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构思一个或者数个故事，即使到现在我仍然对开头写什么有个把握。这部小说给我一种感觉，仿佛我之前所做的写的一切都是为了迎接她。但我现在，仍然没有做好准备，是否能去记叙完整，是否有勇气去描写未曾涉足过的东西，这都尚未可知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在动笔写了，这让我觉得很满意。

这部书想要出版我认为仍然是件不可能的事，但当我奔三奔四时回过头来看看我在十八九岁年龄干了什么事儿，这本书能够给个证明吧，这就挺好了。

若是以后有了闺女儿子，能让他或她看看我成长的过往，这也挺好。

反正，不后悔，最起码。

我不知道我大学过去的八九个月都干了啥事，若是能够留下些文字，留下几本书，大学就没白上，最起码能对自己有交代了，能哄住自己了。

快要感动自己了，来飚两句诗。

“白首相逢梦一场，大道三千又何妨。”

——何妨

何妨就是我自己，何妨就是杨康嘉，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？为了装逼？为了文艺？哎，不为什么，你觉得为什么，就为什么。

2021年4月21日。